



唐末白紙書帖
九十一
二



43
381
46

唐末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一

叛亂一

竊盜三

奢侈五

叛亂一

寇賊

雜盜四

僭六

白竊弄凶器毒痛生民毒流于下腥聞于上稱亂稱舉也倣

擾倣始也剥亂天下不式王命以亂天常不臣無有

君之亂心侵敗王略社稷之患不令之

臣天下之反易笑明不臣也不帥天常干國之

紀所惡也顛越不恭無射殄滅之無育元兇有臣不

新念
此係明治
冊八年
月諸同人
詳山田
所購以贈
朝書圖



明治

書

順神之所惡脅君亂國壞法亂紀臣而不臣 阻兵恃險巨

猾兇元惠迪吉從逆凶 渠魁賊帥也戎毒戎大元惡子文

大慙慙亦惡也姦臣竊命 基間王室基毒也獨亂子文

曰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吠堯之犬史記夫跖之犬吠堯非不仁犬吠堯非其主

也苞藏禍心 天吏逸德列于猛火 自底不

類類善也穢惡彰聞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姦

邳周有徐奄皆諸侯之亂者賊臣聞釁 有無君之心

人反德為亂孔興元軍亂温造與元軍亂殺李絳眾謂造可夷

共亂文宗亦以為能乃授檢校五州獠叛馮盎

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壽初為宋康令潮成等三州獠叛盜馳至京師請討之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

之曰不意蠻夷 中土不寧狄仁傑疏曰邊鄙警

慮可為一軍思亂王虔休李抱真擢都虞候抱真

思亂虔休正色語眾曰軍王軍州王士也帥李

亡當稟天子何有妄謀眾服其言得不亂

愿長慶中徙宣武用婚家實緩典帳中兵驕驚

聞變不及甲與左右數人緹而免兵既亂因大掠

以免其家死於兵三子匿而免兵既亂因大掠

推李宥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郡邑不

主後務封建論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郡邑不

而無叛吏漢矯秦之枉立宗子封功臣然而郡

邑居半時則有叛將而起虐害方 生於放肆李絳帝

域時則有叛將而起虐害方 生於放肆李絳帝

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 巴獠丐降

反邪為道州刺史徙巴州會歲饑部獠亂薄城

于劭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巴獠丐降

出賊見皆拜即引去天下崩騷李巨川乾符中舉進士生

民厄會逆臣贊曰生民厄謀去衣冠有望者生民之命

徒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衣冠生民之命

急於倒掛五代馮道傳當是時天下大亂華風

不競否運所鍾五代周世宗賜晝伏夜聚廣王

傳衡王友能為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

為不法而奸人多依倚之陳俗好淫祠左道其

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

亂妖人毋乙董乙聚眾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

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難阨之會外阻內

帝發兵擊滅之五代史難阨之會外阻內

訶郭子遭時屯棘狻猊擇肉於馳道居於禁

闡狻猊擇肉於馳道居於禁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國朝均於絕絕張廷珪

疏社稷有危於綴旒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

國朝始均於絕絕

次於郊邑陸宣公奏議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

顧瞻懷二叛換黨同上帝者裂土假王者四滔天

叛換黨滔天之巨滑

其類實繁滔天之巨滑

何所豎子弄兵劉蛻獻南海崔尚書書雖有豎

不為豎子弄兵

已誅殺殺人焚廬文粹李庾東都賦殺人如刈焚

伏殺殺人焚廬文粹李庾東都賦殺人如刈焚

骨徵郡國之版在侵氛其氣豺武其心

露布包藏逆謀參會凶十月即為蓋粉期杜甫

德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蓋粉期

城門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昭宗言三宰

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犇唐史贊木將壞

云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犇鬼質敗謀與元聖崔柳倒持李宗覆其

出穰穰隊以萬數韓愈聖德詩萬牛鬻肉萬甕

恒其克有餌其誘其逞豺聲以欺天恣狼心而

犯上柳淄惡稔禍盈鬼怨神怒同上裴相狀惡

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數有關中亂何曾劔外

清春遠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傷春奪馬悲

公主登車泣貴嬪春傷反氣凌行在贈李秘書妖星

下直廬同鳳闕悲巢鵬鷓行亂野麝元稹遭鯨

鯢之蕩汨杜甫太廟賦遭鯨鯢之神器臬兀而

小人响喻曆紀大破瘡痍玄豈正色白亦不分

祭房相文玄豈正色白亦乾坤慘慘虎狼紛紛

城邑自守擊惡木生槎枿之英猱狗吠豢牢之

主干公異勢同飈馳眾若螽集同河關雲擾

孟方丘傳天子君暗政亂兵驕民困周臣王

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

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

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人有覲心亂由是生

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

三嘆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

字于躔次干異 嘯凶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關

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蠱 九門回望塵分土流矢射天

尾罪踰弄泥惡貫梟獍上 屠雲螭注時御類乏備上命徹行宮太宰御馬

六龍夜馭兵衛疲縣官無人具軍類行宮徹屋

寇賊

自保聚 荐食傳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罔不寇賊書

鴟義姦尤奪攘矯虔 鼠竊偷蜂蠆之毒 倂

擾 狡猾 艱難其身 贅賊完聚 黃巾

赤眉 綠林並賊名 在外為姦 萑蒲鄭國多盜聚人於萑

蒲之澤子太叔 人多相掠 行險 徼倖 草

竊於草野中竊盜也書 寇攘人自得罪寇攘姦

狙于姦宄致寇 探丸尹賞子心守長安令閭

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

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剽劫賞治獄名虎穴數

百人枕 拔劍抗賊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

不可得今日朱暉死無 不言盜掠姜肱兄弟為

避賊壯其志遂捨之 不言盜掠盜掠奪衣物

郡中怪問終不言盜賊感悔就肱舍 賊還物

頭乞還所掠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賊還物

戴封字平仲遇盜悉被掠奪唯餘七 肆掠

不知處追以與之賊曰賢人也遂盡還之 肆掠

劇賊○ 將出凶於梟獍宜致 無縱滋

蔓之草網以奔漏 詰誅暴慢以遏亂略 無使滋

蔓蔓難圖也 多行不義必自斃天人致誅

除惡務本 既殄元兇乃封京觀商罪貫盈天命誅

之 掃攬搶乘王怒行天伐啓滅有扈而夏功昭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仗黃鉞之威 取彼凶殘 殲厥渠

魁難赦不既不化於皇風宜致誅於赤族既苞無君之

心難赦不咎既自貽罪亦盈貫當正無赦之刑以懲莫大

之 棄屍京觀懸首藁街既殄元兇乃樹京觀敢逃刑命肆罪

朝市于國之紀 其有顛越不恭則殄滅之無遺

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易種謂生種類也禮曰臣弑君

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汙其

宮而瀦焉有常無赦 以干先王之誅 以災

于厥身 刑亂國用重也○脅從 殲厥渠魁脅從

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書亂征義和之辭蚩尤作亂

延于平人言延及平善之人改行率德自新 比屋可

誅 庶自及於迷塗難加誅於比屋與亂同道 彊者

脅弱衆者暴寡宜絕惡於本根難聽辭於枝葉○要君子曰

臧文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也以防邑要君要君者無上君子謂宋華督有無君

之心 子犯投僻於河文公曰所不與舅氏同

心者有如白水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

利祿人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劫質執子求

貨後漢喬玄字公祖遷太尉以疾罷就醫里舍

之玄登樓求貨玄與司隸圍守以恐殺其子命未欲迫

國賊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請劫質者不執母妻

得贖以財寶以開長姦之路自此遂絕

子後漢李忠進圍鉅鹿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

而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為校尉忠曰縱賊不誅將

曰家屬在人手殺其弟何也忠曰縱賊不誅將

心也世祖聞而又不置信都守捕君從征伐王郎所

美之家屬亦全又邳彤字偉君從征伐王郎所

使為手書報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又趙苞

族彤泣報曰事君不得顧家遂不去之滅又趙苞

豪為遼西守遣吏迎母及妻子臨到為鮮卑寇

鈔載之以擊羣賊出母示苞苞涕泣而忠節母

又曰昔王陵云君臣不得顧而私恩毀而忠節母

死苞殞葬靈帝策弟封侯既而曰食祿避難非

忠殺母全義非孝將何面目立天下遂歐血而

死又奮追急乃執奮妻子奮五魏茂等有二子終

不顧遂擒賊妻之子執大將魏侯惇元讓與呂

亦死世祖褒美之執大將魏侯惇元讓與呂

責以寶貨博將韓浩乃勒兵營門遂請惇所叱

持劫者曰汝執劫大將復望生耶吾受詔討汝

寧以擊持質者持質者惶怖斬之惇亦免太祖

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怖斬之惇亦免太祖

因著令有持質者執宿衛臣趙廣漢為京兆尹

皆當并擊勿顧者執宿衛臣趙廣漢為京兆尹

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使人曉賊曰京兆尹趙

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京兆尹趙

獄吏厚遇之使盜賊衰吏倚高駢為西川節度



利用事大臣

政於盜賊衰吏倚高駢為西川節度

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

擊度刃三進斷驂伏獨驂王義持賊大呼推埋掠

得不死共道墮溝賊意已死因亡去呼推埋掠

賊斷義手度墮溝賊意已死因亡去呼推埋掠

寇竇建德邑人孫安祖盜羊為縣令捕劾答辱
盜起承乃謀曰丈夫不死當建陰舍之時山東飢羣
虜乎承間竊出推埋掠寇足以自資因得聚豪
傑且觀時變以就大連州縣小阻山澤曰劉文靜
大計安祖然之賊蟬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曰劉文靜
幸兵填河洛盜賊真主取而用之盜劫其家
戰場今盜徧天下城闔外即戰場盜劫其家
德盜夜劫其家建德曰可投緋入擊三人死餘
不德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緋入擊三人死餘
建德乃自縊使盜曳出馮蓋法澄洗寶徹等授
躍起捉刀又復殺盜數人破之寶徹兄子曰
林士弘節度殺官吏盜率兵於合輒釋胃大呼
智臣復聚兵拒戰盜進討兵於合輒釋胃大呼
曰若等識我耶眾委捕盜將徐商徒節山南東
賊商取材拜賊遂潰捕盜將徐商徒節山南東
必所發輒逐捕必得遂為精兵會兵討捕潛

歷忠武節度使王仙芝寇河南安潛首手打室
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境盜賊出
巨爾乎巨忠謂曰誰為相公手打賊者乎盜賊出
不爾乎巨忠謂曰誰為相公手打賊者乎盜賊出
境王播為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鞮
播請一切苛止盜賊士無鬪志亂盜賊多士無
不能隱皆走出境賊士無鬪志亂盜賊多士無
闕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所過剽略崔鉉龐勛
持重雖不克亦不負所過剽略崔鉉龐勛
北還賊所過剽略鉉聞大募兵屯江湘邀賊羣盜
歸路賊懼更踰嶺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志羣盜
感愧曰吾以信待人豈違我如期而白不可吝
羣盜感愧以信待人豈違我如期而白不可吝
賊以仁愛賊無敢害亂劫吏多死惟謹以仁愛
故賊約其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西觀察使浙
屬無敢害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西觀察使浙

見六帖十一

私邑山房千四百餘所
舍寇無所度蔽
毀山房三千餘所
王彥威為

使所盜無所容
自記平賊一篇
裴休父肅貞元

使劇賊粟鎧誘山越為亂
陷州縣肅引疾雷
疾雷

兵破擒之自記平賊一篇
上之德宗嘉美
雷

將中盜不敢發發
得會巢陷東都
疾雷

至諸將皆欲附
伏兵高雞泊劫
王鐸從義昌節

入表馬鮮明妾侍且眾過
魏樂彥楨子從訓心
出

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
以詭謀使伏兵高雞
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

微弱不能治其
質家族誓兵討賊
符亂與倉卒

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警兵
盜射李石
石三年正月

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
徧南山五穀
李

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
徧南山五穀
李

廣德中時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
谷間東拒號西抵岐惟剽不勝計詔太子賓客

薛景仙為南山五溪谷防禦使引兵招捕又不
克更詔抱玉計賊抱玉盡得賊味抵溪遂分兵

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容精騎四百自桃林號川
襲之賊帥高王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

擒以獻悉索支黨斬
賊避其鋒
崔光遠為京兆

陽休祠房椎牛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
所使百騎鼓滿其前命驍士合謀賊醉不能

善斬其徒二千得馬千數俘一
數犯州縣
元結

日乃今河北姦逆不盡
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
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繼不絕將士臨敵而

奔賢人君子
捕支黨皆盡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

遁逃不出
捕支黨皆盡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

川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
支黨繁結
李元

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
支黨繁結
李元

饒劇賊方清陳莊西絕江劫商旅為亂支黨繁
結元請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從李元

是其計奏以宣之秋浦青陽饒
之至德置池州即詔其行州事
東垣底柱絕奪攘姦穴夾河為
歷京北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為
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
谷間不足計請遣使使蝟奮
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驚剽
賊蠟奮播儲貲力給軍與
州縣不可制詔播宣輯捕且言
有如不受命臣謂發州兵剪定
大盜李晟帝至自梁晟以戎服
為盜剽脅衣囊略盡緯謁宰相
御史大夫令趨百官至行在時
裴澈怨田令夜盜賊顯行蔡使
不欲行辭不見盜賊顯行蔡使
自蔡人叛岳鄂等州

常苦兵盜賊顯行邸修治鎧仗
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
所奪張萬福攝舒廬壽團練使
不得戰悉擒之盡得所亡蠟結
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誅宿
因據封州有詔即授刺史
情翕道無寇跡田仁會遷勝州
然城門夜開劉菁策之勢憂在
道無寇跡劉菁策之勢憂在旦
之疾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
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
賊安祿山反蕭穎士往見河南
賊難鳴峙二京李翰傳張巡守
矣哉魯吳棄甲宛葉哥舒翰敗
潼關賊遂盜神器鳴峙二京遺
遺賫布路賊破

卷之九十一

十一

朝用

陽武圍鄭州不克螳聚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
 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復二州
 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殺人如藝
 遺賫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殺如藝路
 圍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弃城府窮為荆萊
 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藝秦彥寇淮淝秦賢
 秦宗權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所至屠老儒
 略江南宗衡亂岳鄂賊渠率剽慘所至屠老儒
 焚屋廬城府窮為荆萊自關中薄青齊南繚憑
 荆郢北亘衛滑皆廢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煙憑
 培塿以自固合莖脆以為強柳宗元討黃賊狀
 莖脆以為強劫脅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之陋
 無足示威而蜂蠆之毒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
 致和舉宗肆暴恃狡兔之穴孽狐之丘縛壯
 殺老啼且號柳宗元寄韋珣到官數宿盜賊縱
 橫杜甫寄栢學士林居盜賊縱大盜割鴻溝如

風掃秋葉李徒堅黨合事鉅寇牢或據深山或
 閉官道杜牧賀表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宗
 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儒在
 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
 盜並出唐逆賊一奮中原割裂吐蕃贊玄宗有
 逆臣贊唐逆賊一奮中原割裂吐蕃贊玄宗有
 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割裂吐蕃贊
 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以至陵夷高雞泊廣
 衰數里寶建德兵伐遼補隊長會邑人孫安祖
 奧可以違難承問竊出推埋掠斂足以自資為
 招亡兵使安祖率之入高雞為盜後自號漫天
 立為長樂王更號夏王豈伊山川間迴首盜賊
 繁漫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上綠林寧小患
 同淘物黃巢陷京師甫數日因大掠縛篋擊殺
 上淘物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跌而擊殺

八萬人血流於路謂之洗城

黃巢復入京師殺

入萬人血流於路

民迎王師縱擊殺

可涉也謂之洗城

李揆京師多盜至

吏禿氣李輔國方

橫請選羽林騎五

羽林代金吾忽有

非常如蝟毛而奮

德天醜其為生人

奮磨牙搖毒密因

羣盜乘之如蝟毛

而奮磨牙搖毒密

銑始江陵竇建德

連河北王世充

舉東都皆磨牙搖

毒以相噬螿四出

縣邑賊殺不辜環

其地數千里狼戾

莫不被其毒韓愈

與柳中丞書

蝟斧塘柳平淮夷

雅皇武哀聿擒其

其良其良既宥告

人搖不寧事變難

亂有益前滅無期

人屢犯州縣今所

搖不寧事變難測

人屢犯州縣今所

犯州盜賊不起

同上天子往在靈

大將四英公言我

年十三為無賴賊

賊上陣乃殺二

十為大將使猶張

兵以殺人也出

隋唐嘉話

異朱泚露布猶

張贈燈

之鱗更舉螳蝦

大略居人貲產

反大略居人貲

產田神功

產發屋剔窮

豺狼塞路人斷

闕效數者時聞

於道路穿窬者

易去盜賊議方

今禁科雖嚴桴

數者時聞於道

路穿窬者或縱

賊於其心元稹

論討賊表最爾

孝子思除刻寇

盜宇縣清夷韓

白翟戰瓦落丹墀

長江連海羣盜如麻

得食肉

除刻寇盜宇縣清夷

真蠱賊於其心

假螻蟻以爲聚忠臣

賊於其心

假螻蟻以爲聚忠臣

賊於其心

假螻蟻以爲聚忠臣

賊於其心

假螻蟻以爲聚忠臣

秋官野廬氏掌賓客至有相翔者則誅外戶不

之注云相翔猶倡佯觀同將為盜也外戶不

閉謂無盜亦有道也先入勇也後出義也知可

否智也均大盜小盜子莊探囊發匱

囊發匱之所知也巨盜至則必攝緘滕固局鑄此

唯恐緘滕局教盜貧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為盜

向氏聞為盜之言不喻為盜之意遂踰垣穿宇

手足所及無不探取俄而已獲賊罪沒先人之

潤國氏曰嘻為盜之道天有時地有利雲雨滂

水盜魚鼈皆天地所有豈吾所有種陸盜禽獸

盜夫金玉珍寶人之所聚盜之獲罪宜哉向氏

以為重晉侯之豎頭須竊藏以逃傳不殺盜曹

罔已也晉侯之豎頭須竊藏以逃傳不殺盜曹

為國令以禮化民有他鄉盜五人入圍界捕之

太守馬嚴促殺之襄曰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

陶不為盜制死刑遂不○犇伏逃犇晉以士會

殺嚴奏襄懦弱遂免官○犇伏逃犇將中軍於

是晉國之盜犇於秦羊舌職曰吾聞禹稱不仁

善人不善人遠善人在上則國無佻人

者遠矣舜有天下舉臯有耻且格格改外戶不

閉大道之路不拾遺子產使民不為盜絕巧

棄智盜賊無有盜賊伏隱傳知禁萑蒲久

靜桴鼓頃因魯賞庶其充旋見晉用士會終

逃奔四封之詰十里不歸死於司敗宜勿使逋逃

○掩藏惡既相濟罪亦甲非歸死乙則入懷之

鳥漏網掩賊傳毀則為賊掩賊為藏隱賊少有

不才子掩義隱惠姦惡荒闕荒闕法曰有亡

賊好行凶德惠姦惡荒闕荒闕法曰有亡

也亡逃罪 **同罪** 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而隱者 **詰盜** 季孫謂賊武仲曰我有隱慝也

蒐慝 惡藏 **利淫匿** **容隱** **窮鳥入懷** **逋逃主**

萃淵 **獲全** **濟難** **私匿** 官刑 **竄身隱死** 邑百家之

隱藏 **亡匿** 胡陽公主謂世祖曰文叔為白 **庇其**

賊人而取其地 傳 **囊橐** 廣川王國多盜張敞以

姬及同族劉調等通為囊橐 **盜有所在** 無留慝

摘伏舍慝 布 **窮猿犇林** 則止 **走鹿赴陰** 能急何招

誘晉高陽王睦招誘逋亡變姓 **亡抵** 張儉逃亡

名者七百餘戶賤為縣侯 **沉命** 漢王温舒等

褒褒不在融舍之州郡并收 **沉命** 酷虐而人輕

犯法盜賊滋起以是沉 **過一飯** 漢詔捕辛興

命皆藏匿命逃亡也 **長寇** **救其患難** 好仁為匿

緝俱過宣一飯去宣 **乃姦回** 則非 **救難雖容於投足** 嫉惡終昧 **季布**

獲全於朱家 元節匿死 **疑枉瓜李** 古詩曰君

不處嫌疑間瓜田不 **薰蕕** **狐疑** 狗盜 **厚誣** 訴盜

納履李下不整冠 **疑金** 直不疑為郎同舍郎失

辟楚相亡璧疑張 **似是非** **研覈是非** **瓜李**

金償之後知非 **可疑** 溜滷 **拾塵惑孔** 顏回炊有始煤入飯中 **妄**

意良人 元帝引宰相御史條責職 **猜禍** 王温舒

召猜禍吏與從事注吏 **鄰人父** 史宋人有天雨

好猜疑作禍害者任之 **鄰人父** 壞墻其子曰不

能築將有盜其鄰人父亦言之後果疑綉陳重
大失財物其子乃疑鄰人父盜之疑重終不
同舍郎告歸誤持鄰舍郎綉去主疑重終不
申說市綉還之後歸者持綉還主事乃顯然○

賞用聞仲弓之誠子亦既遇管氏之知人由斯
人之縱欲而猶踰法以止姦而恐亂晝伏夜動

始見穿窬之心今是昨非旋聞砥礪之節若容已露之姦恐誘

盜之作姦者如可舉無乃疑請敦理道無啓門既捨

而罪乃升唯善所在雖盜惟賢是求雖盜棄瑕

錄用責功所宜權以救世以訓人若行其權道

開以倖門則寇所由興法不可禁若貸前定之

法是誘後見小善而必求苟得踰大防而不禁

法來之姦

做將不竊子曰苟子之不遇盜管仲遇盜取二

若何所與遺布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有盜入

游辟也投伏罪寔曰君貌非惡人當貧耳遺布

之曰不善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也

盜聞自投伏罪寔曰君貌非惡人當貧耳遺布

遺之而賞盜公姑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

盜季孫謂臧武仲曰不可詰也季孫曰我有四

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

禮焉何止吾盜庶其竊邑以來子召外盜而大

之其次阜隸與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

而去之其王烈無令王彦方知烈聞遺布一端

或難焉後有遺劍於路有一定交戴若思不

以激之後有遺劍於路有一定交戴若思不

人守之以待主乃盜牛者一機赴洛船裝甚盛揮其徒掠之機登岸據胡牀

坐指揮機遙謂曰卿才美如此何作劫耶若思

流涕投劍謝罪○**捕捉**不歸死於司敗於追胥

周禮以比追胥司捕寇者唯田與追胥竭作

盡室逐寇如追逃行也犇秦之盜執其有罪

書曰庶羣飲汝勿佚盡執出匣之兇之漏網鷹鷂

之逐鳥雀視盜一卻雍能視盜察眉知之千無

盜殺雍褚衣張敞為京兆尹長安多盜敞求得

諸偷酋長乃以褚汗枹鼓張敞為京兆尹枹鼓也

把重罪王温舒為廣平都尉擇敢往吏皆把其

伺候先知焦延壽字贛補小黃門以怒殺盜張

募壯士誘賊虞詡升御為朝歌長賊屯聚設三

為東都吏有殺盜者酬按之以為長吏受三科

臣妾通逃延耆老致寇賊伯為太守乃延耆老

次不事家業為下怨其罪使緩追逸賊穀越逐

盜賊亡匿處乃分部收捕旬日盡得之耳目發

奸發起盜賊主名區處比三輔張敞請治劇郡

願比三輔尤異縫衣以綵緹長虞詡升御為朝歌

遺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拒捍追捕士達時

有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帝不罪之

稽禁禦陸贄視姦盜有竊其衣囊楊再思初調

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

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微無所事幸留他

不為人言初謹視當謹視盜賊人窮斯詐起為

見卷之九十一

姦盜

宋務光書曰數年以來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從而刑

之良可

絕汴流鎖絕汴言改陽武令設為償所亡

袁滋

華州刺史得盜賊姦夫盜兒蘇源明史思

哀其貧

窮為償所亡姦夫盜兒明陷洛陽有

詔幸東

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姦夫盜

兒連墻

接棟磨勵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

不能澄

鼠竊狗盜陳子昂上書儻鼠竊狗盜西

清禁止

何與遇之

杯粟

下

何與

遇之

雜盜

白妻

巫臣有桑中之喜疑藥姪娥竊弄不死藥

殞

晉蔡裔聲如雷震有二盜俱入魚世說王承為

池魚

獲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踰垣牆竊馬牛書

無敢寇

香韓壽羊而其父攘羊裘孟嘗君有能狗

盜孤

白裘難東陽國語曰子木曰資東西鄙傳

盈過

周之西鄙掠柳晉陶侃夏施盜官柳種於

之注

云劫財物也聰敏尉昌布楚江乙母失

西門

侃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布楚江乙母失

尹門

柳何因盜之施惶懼謝罪瓜布以盜由令

也瓜

盜之虞以園多棘刺園中瓜熟有入踰垣

乃負

瓜出知虞以與之乃送斫樹夕邑人斬其樹

所盜

瓜請罪仍與之乃送斫樹夕邑人斬其樹

人告

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喬喻之青羶目主

曰節

日取柴與父母歡娛何愧之有青羶目主

子敬

日齊中倫人取物不歸動偷復登馬禾

子敬

日齊中倫人取物不歸動偷復登馬禾

恭孟

孫家山田菓樹有偷恭禾者馬孔嵩被

自相

讓曰孔嵩善士豈武卒盜強弩絃獄春秋決

見不占

獄春秋決

為武庫卒盜強弩絃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
 曰兵所居比司馬闌入者髡重武備責精兵也
 弩葉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
 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
 當弃市乎曰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可謂弩矢
 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違鄙
 兵所賊直百錢又馬秦穆公吾聞食駿馬為盜殺食
 者當坐弃市飲酒必死遂生刈稻有孫畧字其稻畧見而辟之
 賜羣盜酒飲鄉賊物司厲掌盜賊之任
 去後乃自刈送之鄉賊物司厲掌盜賊之任
 里感愧莫敢侵犯

賴姦之用

賴姦人

隱器

傳僕區之曰盜所
器與盜同罪也

陳子昂疏曰

夫人情以求生為急今有粟麥牛
羊為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為

盜光火

掠人晝伏山谷元常論以恩信約

自新賊相率盜葱張允濟什隋為武陽令過道
 脫甲面縛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
 第還舍脫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奪
 濟召十里善盜嘗負竹筍如魚具內置逆刺見
 繒王君廓以筍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
 不辨盜樹陽城有盜其耻退自匿盜羊寶建德邑
 也盜羊為縣令捕効答辱數盜姑家牧羊與里人
 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數盜姑家牧羊與里人
 輔公祐約刎頸交公祐數
 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

奢侈

白聖人去泰

君子物惟惡盛神亦不以義制將

惡禮無縱欲

去道奢儉雖諷於蟋蟀於蜉蝣況當

示禮之時

驕自致宣盈不可久能貧不遜則不遜

儉則固與其奢
不遜也寧固
寧儉也寧儉
禮與其奢
去奢老子曰聖人

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
戒之故滿招損謙受益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躬窮泰極侈
縱欲不度非度盈必壓

天之崇侈滋侈泰侈欲不可縱驕奢

淫泆邪自侈惡之大也
大納諸心侈體汰
文選言

子侈靡何禮之拘遺咎
自遺其咎益之而

損盜夸老子曰服文采厭
宣驕以蕩陵德蕩

德敝化奢麗怙侈滅義
驕淫矜夸將由雖收

放心惟難處樂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
亡家之主

奢力敝華定侈女叔齊曰侈將
侈汰伯有侈汰

禪寵指其門券富多
鄭駟崇富而侈嬖大夫也

曰其莠猶在乎富多
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

而殺之速朽相司馬自為石椁
三年而不成孔

愈丹楹刻桷魯莊公丹桓宮楹刻桓宮桷
御孫

君有共德而君納諸鵠冠
鄭子臧好聚鵠冠鄭

大惡無乃不可乎鵠冠
伯聞而惡之使盜殺鄭

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
瓊弁楚子玉為

彼乞之左傳云載寶
南宮敬叔必載寶而朝

愈峻宇雕牆示侈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三

君以汰無乃不可服美
終謂慶封也書曰服美

乎不聽之左傳娶三姓
乘肥馬衣輕裘之子曰赤

於管氏有三歸之
女乘肥馬衣輕裘之子曰赤

人於管氏有三歸之
女乘肥馬衣輕裘之子曰赤

也玉食漢陳咸為南郡獸炭羊秀作獸炭謂屑

何曾蒸餅食萬錢曰無下筋處抱甕釀酒羊雅

而具劉向新序曰孟獻子如晉韓宣子兕坐罪

韓延壽坐東限利漢書悅紛華盛麗子夏門

郡奢侈弃市限利漢書悅紛華盛麗子夏門

人之高第者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

相夸石崇與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

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泥屋以椒愷屋以石錦

維舟吳甘寧字興霸道路往止繪錦維用度

奢侈范傳正宦益達享用段文昌少羈窶所向

議尤替福則驕奢驕當時第一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

為奢侈事裴灌晚節稍畜伎妾為修窮人欲而

議者不之貶郭子奢者好親人子嵩化書宋京

師高訾胡証厚殖財自奉養車服城中開南北

二第室宇奢廣元載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

數十區名姝異妓雖禁中煬帝奢侈寶靜授司

不逮帝盡得其狀本傳煬帝奢侈寶靜授司

楷為少卿靜鄙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

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煬帝奢侈寶靜授司

儉屈一人安兆庶惡侈飲食李令問厚奉奢靡

用公哉元楷大慙侈飲食李令問厚奉奢靡

魏徵曰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

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異農業興

見下占

同

不可危亡之漸褚遂良帝嘗怪舜造漆器禹彫
 得已爾邪遂良曰彫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
 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
 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
 及其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必極豐侈服玩食飲必極自奉養
韋陟侈縱陟性
 喜飾服馬侍兒閣童列左右常數十伴於王官
 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執穀麥以鳥羽擇米
 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後房歌舞伎
 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筋隴西恭王博
百餘河間元王孝恭性奢
不循法又驕侈不循
 法度伎妾數百曳羅紈甘婦人惟侈麗是好
 梁肉放於聲樂以自娛婦人惟侈麗是好
 彛揚素營仁壽宮表為土工監規創鴻侈宮成
 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為吾陪怨天下素大懼
 倫曰母恐皇后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
 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

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佛
 然雅聽后言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
 素曰吾家聲在人李聽盛飾車馬服玩或戒之
 不及也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恐
 不見忠功之効吾盛葺第舍
 欲誇而勸之也帝微行至樂游原
 望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輟不敢治
 而伎媵用度過侈汰人多指怒之
君臣窮極
奢以相誇尚五代晉臣景延廣天福八年秋出
 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
 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匹五
 鞞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帝重睿下
 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
 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
 民飢死者歲數十萬而君臣窮極奢以相誇尚
 如一飲食必費萬錢五代趙巖自以有功於梁
 此大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

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性豪侈王珣自以立勳至天寶時為

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闔

門三百口既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

官屬小吏酋豪飲詭擣捕藏鈎從賓客女伎馳

為樂每徙官車馬數里不絕則天下貪暴之吏奢

者三歲之計一歲用蒿宮茅柱實與國之清猷玉

弊化希齊杯飲之年願躡策以瑶臺為麗而不

鶉衣之代中宗斷進獻制策以瑶臺為麗而不

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著為革而不漆器非延

叛之方術紂用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初王嘆

隋夸侈收進曰峻宇雕牆殷辛以秦禍速露

夫之手何能保哉王重其言本傳一雕金鏤玉

採六合之珍奇剪翠裁紅飾三春之草樹忽彩

椽之恭儉魏徵論時政隋煬帝驅天下以從

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城中子女求遠方之奇

苦言嘉謀與初表怨已恐其更啓遊娛侈靡之

端言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苦言

嘉謀無足可紀每官室營創必務其侈若不斥

左授陵州刺史舊史百花換發玄宗每年幸

楊錡韓魏秦三夫人五家區從每家為一隊着

一色花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換發遺鈿墜

馬瑟珠翠燦爛芳馥疏築臺沼崇峙庶魏元

於路孔平仲續世說以書規之曰古者茅茨采椽

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

以儉約遺子孫所以疏築臺沼崇峙庶魏元

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沼崇峙庶魏元

木無近產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為君所以養

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奉養華裕李紆

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嚴武在蜀頗放肆用

華裕一言之悅賞至百萬度無藝或一言之悅

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正寢華顯避不敢居

而峻倍亟斂閭里為空正寢華顯避不敢居

正為節度使民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承嗣

時正寢華顯宏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堂皇

聽恃功而侈高崇文為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

自傾貲貨市權貴驩范傳正宦益達用度益奢

府如以寶鈿為井幹王鎮賜死有司籍第舍數

家帑引泉激雷號自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

雨亭其奢侈如此柳公輿服食飲光麗珍豐

德侈則生慢柳公輿服食飲光麗珍豐

素貴輿服食飲光麗珍豐馬直數百饌郭英父

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郭英父

拜劍南節度使教女妓乘驢擊毬鈿鞍寶勒及

他服用日無慮數萬費以資倡樂未問民間事

不能自悛李愿拜河中節度使雖日費凡數

十萬吳士矩開成初為江西觀察使盛滿楊收

貴稍自盛蒲為夸修家畜聲妓日使顯令自視

門吏童客倚為奸王侯外郎家畜聲妓日溺器以

王侯王翰擢駕部員外郎家畜聲妓日溺器以

七寶裝後漢孟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

寶裝以七玉堂珠殿南漢劉龔好奢悉聚南肉

臺盤五代孫晟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

盤時人金銀為笏筐爪籬第安祿山帝為瑣戶交疏

效之金銀為笏筐爪籬第安祿山帝為瑣戶交疏

臺觀沼池華僭帝幕皆緹繡金銀為地仙張筠

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香聞數十里

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南每十月帝幸華

貴妃楊氏傳國忠既遙領劍隊一色俄五家

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導以劍南旗

節遺錫墮焉瑟瑟璣琲狼藉千道香聞數十里

鍊炭洛下有豪子飲食鮮華有李使君亦尚豪

炊豪子勉食一匙曰凡以炭炊先燒熟謂銷得

之鍊炭方始無煙氣此亦非也劇談錄銷得

錦半臂鄭愚好華侈以錦為半臂後以所業獻

牀畔香童王元寶好賓客務奢侈器玩服用僭

帳牀前使嬌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錦纏頭王

自曠焚香徹曙出開元天寶遺事親友謂之簾

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謂之簾

珠翠夾道不絕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

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醉粧後宮皆戴

衍驕淫歸獻策伐蜀五代史醉粧金蓮花冠

酒酣免冠其髻髮然更觀沼華遂費皆千萬

施朱粉號醉粧同上觀沼華遂費皆千萬

承陳少遊後哀率煩外用度無藝人異有所矯

華而亞雅意丞弼厭外官往往不親事日夜召

賓客言嘍流連方春率民為競渡戲亞欲輕駛

乃髮船底使蒿人衣油綵衣沒水不濡觀沼華

遂費皆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為之不

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驅詫口要當稱是

林沼衡曰未有錦以沉香為亭宮室船賈獻沉

香亭材帝受之漢諫白以沉

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乎

僭居宇樂舞冠器物燎附

自名位不同異數易則生亂有刑乃所宜守以等

威其紀律苟無區別則有禮由位叙器分苟命

則有禮由位叙器分苟命

則有禮由位叙器分苟命

則有禮由位叙器分苟命

數之或乖於禮容而何取雖器服不同有以多為貴者而等衰

莫辨無乃爾是過與位苟殊於品列服則異名

位殊倫易則生亂器服異制過則著刑況當示儉之時自

犯貴之謂唯器與名不可假人不守其位是為濫

矣僭禮下陵上僭難為上也孔子謂管仲

樹反玷賢大夫也而上不僭上下不犯貴衽席

難為上也言大僭也讓而坐下人猶犯貴就賤人猶犯君敗度敗禮

非制非度不度何禮之拘名出於信

信以守器器以藏禮易而生亂過則有刑服以旌禮昭其數也

登降有數各以序守官邪由官邪也名數等

衰列等禮失則昏名失則愆表儀爵命禮命九命

見周禮命數周禮聽祿位以禮命謂祿正其服位

以儀辨等則人不越慎守失犯上失班制禮也夾轂

焚香士燮字彥成為交趾太守出入鳴鍾磬備

妻妾乘輜軒子弟從兵騎當時車服惟鵜諷其

不稱相鼠刺衛仲叔于奚有功衛人賞之以邑

辭請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諸仲尼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假人器車服名爵號鄭

駟崇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

庭鄭人惡而殺之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

禮也

皆諸侯之禮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

妾上位也

詩曰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

反黃裏非禮制以喻

妾上

朝服之以縞冠自季栢始也

僭宋王者易

輿服之制

後漢梁冀易輿服之制作乎上駟車

車服兵衛

蕭望之奏韓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治

領駕駟馬傳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

引車皆駕駟馬載棨戟五騎馬五分左右部軍

假司馬千人持幡旁載歌者先居射堂望見之

延壽坐射堂令騎吏持戟夾陛立騎士從者

帶弓韃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陣被甲把弩

負蘭又使騎吏戲車上弄馬盜驂上僭不道坐

市

樂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

八佾王者之樂季氏僭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叔孫孟孫

季孫雍詩篇名天子祭宗廟之禮也

衛仲叔于奚有功衛人賞以

邑辭請曲懸

曲懸軒懸也三面懸其形曲故曰曲懸

仲尼曰惜也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禮諸侯之宮懸而祭

以白牡擊玉磬朱干鏤錫舞大夏武乘大輅此

諸侯之僭禮

皆天子之禮也

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

始也

僭諸侯之禮也

樂之奢失

罪以僭聞 徧舞

鄭伯曰樂禍也

金奏

郤至聘楚楚子享之為

驚而走於下

曲旃

武安侯田蚡堂前羅列鐘

楚歌

韓延壽事

欲庭觀帝樂

杜夔公良知晉

牧劉表令盍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徧表欲庭觀
之夔諫曰今將軍號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
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秦肆夏於天子舞八佾○**器物**仲

居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作虛器山節藻梲有其器而

無其位故曰虛器也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

反坫管仲鏤簋而朱紘君子以為濫也華

而睨大夫之簣與曾子寢疾曾元曾申坐於足

云曾子曰然斯候月蝕鑄刀劍蕭望之奏韓延

季孫之賜也○**祭祀**君子太牢而祭

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攘竊也君子諸

侯之宮懸見上樂舞門注四時追孝禘祀有常九命辨

異數異數孝感於時雖云祭不以禮豈曰追遠誠謂孝

思乖禮則○**居宇**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人君樹屏於門臧文仲居蔡蔡龜也山節藻梲何

如其智也言不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

儒有居處不淫豐屋家峻屋不度宣峻宇

雕牆○**城**鄭共叔段為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

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

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

不堪傳周禮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都五百

子弟之所封也取天子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以為城制天子

宮隅

之制七雉○**蔡**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人惑也楚

僭王晉侯納王王享之請隧不許曰王章也言

天子典章也開地通路曰隧王宋公卒始厚葬

用蜃炭始用殉殉以人椁有四棺有四翰四也

翰旁飾檜上飾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君

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

之為 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撥撥引輶車○

冠禮曰玄冠紫綉自魯桓公始也僭宋王衡統

紘皆冠飾也昭其度也○燎庭燎之有百由齊桓

始也禮也天子其終夜燎孔專威福宗楚容監察

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園檻李師古園室宅與

馬僭法度韓休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

大茲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猷恃恩而貪

室宅與馬僭法度潘鎮王鎔毋二始驥貨治第過

休固儀服僭上財姬侍千人儀服僭上

制范傳正拜宣欵觀察使代還僭正樂于頓卒

子孝友求改謚高鉞王彥威持不可謂頓益矜

僭公私蕭然張延賞拜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

矜僭公私蕭然延賞事為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唐史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一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二

詐偽 一

諂佞 二

小人 三

惡 四

讎怨 五

父母讎 六

兄弟讎 七

交遊讎 八

爭 九

詐偽 矯飾附

自莫大之奸無赦之罪事則憑虛罪宜閱實作偽心勞日

拙 其行也詐 詐謀 行偽而堅言偽而辨無載

爾偽無行險偽 人之偽言 防偽周禮以防萬人

之詐偽之心 行詐由之著誠去偽鄙詐之心

入之矣 君子審禮以不可誣詭譎情偽詭辭

辟名 周禮凡失財用物辟名皆誅之辟 矯飾詐

善 矯名鈞誠為小節未得為善無近名詐也

非其矯節 是不情偽美諂而不正 華而不實

孔專以儉偽罔上 裴延齡剝下附上肆騁譎怪

時陸贄為宰相極論其譎妄不可任會監鐵使

以儉偽罔上帝怒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 內

不情張亮外敦厚 莫能探其膺肺封倫善矯飾

忠策太宗以為誠橫賜累萬 披香殿侍宴披

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

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毀我所營乃詭

帝邪引咎自撻 答自撻於屜五伯疾其詭鞭之

流血世長不勝痛楚 詭激少詭激攝提入太微

紀處訥神龍元年大旱中宗召問所以故人者

武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

入太微近帝座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

帝信之詔褒美賜處訥衣一副綵六十段

託疾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辭

也祖尚頰首奉詔 欺神誣君 趙延禧嘗諷右補

既而託疾自解 延禧諫議大夫 多詐 安祿山

識者以楚帝大喜權 延禧諫議大夫 多詐 安祿山

之契難時賊多詐有如陛下召臣何以取信乃析

詐為可喜事 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為可喜

之契難時賊多詐有如陛下召臣何以取信乃析

詐為可喜事 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為可喜

之契難時賊多詐有如陛下召臣何以取信乃析

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乘險抵
 不釋甲臥必席藁帝以為忠愈屬信之
 嶷劉栖楚其性詭激敢為怪聖米時方旱道
 流亡籍籍民至漉漉渠權德輿上疏斥言延齡
 遺米自給呼為聖米權德輿上疏斥言延齡
 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權德輿上疏斥言延齡
 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辯給多詐拜御史
 直號別貯羨錢因以周上融每建白說輒引大
 中承中書令張說不善欲先事融中傷之張九齡謂
 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融中傷之張九齡謂
 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侈言誕計李元平
 不可融忽說曰狗鼠何能為薄子游播門下能後
 陶公達張恣劉承誠率輕宰相材數請帝用
 言誕計以功名自喜播謂皆宰相材數請帝用
 之詐忠宋申錫開成元年李石因廷英忍對從
 在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
 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

此因追飾情希進韓混晚節益苛慘故陸贄上
 復右丞誠妄作符命徐浩東都留守王倕表署
 書去逆詐妄作符命其府民有妄作符命者眾
 不為疑浩獨按篆險躁譎詭呂溫性險躁妄言
 詬狀果許為之險躁譎詭呂溫性險躁妄言
 陂葦裴延齡擢司農少卿帝京右偏故有葦地
 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同州大谷
 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責也同州大谷
 木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
 是時陸贄為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
 譎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媚愈益厚延齡
 害有秋李實貞元二十年旱德宗訪外權詭重
 榮多權詭眾所嚴憚灸無完膚劉迺疾私奉天
 雖主帥莫不下之灸無完膚劉迺疾私奉天
 此遣人召之面稱疾篤復遣偽相權阜安祿山
 蔣鎮慰誘迺佯瘖不答灸無完膚權阜藉其名

表為薊尉署幕府臯度祿山且叛天寶十四載
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蕃妻臯妹也密
約以疾召之暮來臯伴直視蕃而臯積薪
為盡哀自吟歛之臯逸去人無知者云
自焚 郎餘令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為浮屠者積
薪自焚長史裴斐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
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茂教義反其所欲
公當察之母輕往與試廉按果得其奸 **下痢**
陽瘖 賊王維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為
陽瘖賊得藥下痢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
洛陽 **詭言馬死不進** 蓋屋詭言馬奉天進幸梁州次
舊老禮之給乘輿馬辭病甚力帝 **鐵胎銀** 五代
賜所執策曰勉為良圖與卿別矣 **鐵胎銀** 慕容
彥超為人多智詐而好聚歛在鎮常置庫質錢
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
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
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
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真之深室
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

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賊守者曰吾有銀數千
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
用哉皆不 **諛詐** 陸贄奏議玄宗甘諛詐
為之用 **諛詐** 之從詔漸漬不聞其失 **左右使**
令詐難憑謹勿浪信常兢兢 韓愈永 **矯詐險賊**
盧杞作相矯詐 **詭詐** 牛羊日曆牛僧孺 **瑞鹽** 蔣
險賊排斥忠良 **詭詐** 外惟簡默內詭詐 **瑞鹽** 鎮
天寶末轉戶部侍郎韓滉上言河中鹽生瑞鹽
上以秋霖稍多水潦為患不宜生瑞命鎮馳駟
檢行之鎮奏與滉同請置神祠錫其嘉號寶應
靈慶池時霖潦彌月益池為潦水所入其味多
苦鎮庇之飾 **詐給百情** 吐蕃詐給百
詐識者醜之 **詐給百情** 情懷惡相濟

自遠佞人 便辟 **善柔** 便佞 **佞而辯**
諂諛 佞倖 佞臣 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以

史記卷九十三

口

永之

勵其餘上問誰取媚苟容而難任人也難拒

曰安昌侯張禹實懷貞附宗楚客安樂公主張廷

也素議所斥等以取貴位為素議所斥張廷

瑤上書願登端士衣笥有五色雲勸宣布源與

安石同系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

巨源倡其偽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

大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

今日何如漢文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

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

如此甘言阿佞既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

已而人之甚利陸贄趨和求媚邪諂得君則正

士危又陸贄贊曰夫君子小人不可不兩進側媚

方李吉甫卒上議曰吉甫雖多可訾耶而側媚

取容豐致台衮又言吉甫名不配行請侯蔡平

然議之倭柔楊虞卿倭柔善諧以幸進甫貫之

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為請銀緋貫之

曰宿姦倭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諂

事尚嚴挺之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為

以九齡方得君諂陸贄上書遠檢嗜諛人務辨

事之內實不善也君諂陸贄上書遠檢嗜諛人務辨

人而惡直嗜諛則君矣茲倭營蠱問宰相李吉甫

子在藩邸固不可辨矣茲倭營蠱問宰相李吉甫

為我言之對曰德宗播遷梁漢久乃復誰實召亂

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躬行慈儉引崔祐

倭營蠱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入主聽

忿身及大亂咎與信霄人剝下佐上賴天之靈

敗不抵狎猥佻倭忘君臣禮法唯以文華取幸

亡也狎猥佻倭忘君臣禮法唯以文華取幸

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奉溺器之

見下占

五

六帝

問于時張易之等承旺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
 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
 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景龍中諂事太
 平及安樂權盛復往詣結故太平深疾之
 身俎盤為犧閻朝隱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
 奏會后亦愈大見褒紬左右之織佞劉蕡策宜
 賜其資佞調如此韋渠牟特用儉巧中帝意非
 織用儉巧中帝意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
 佞巧媚目固皇甫鎛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
 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為奧援故帝
 排眾論決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內其言鎛乃
 益以巧迂媚武士彠嘗自言夢帝騎而上天帝
 媚自固其意可錄且嘗禮我耶專徇帝嗜欲
 弘基等以官今胡迂妄媚我耶楊
 肅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耶國
 忠便佞專徇帝嗜李林甫始九
 欲不顧天下成敗齡繇文學進
 以便佞得大任

守正持重而林甫特善養君欲
 以便佞故得大任林甫善養君欲
 適沈疊在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
 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款
 厚故天子動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安能不
 靜必具得之桃
 感元稹戒勵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
 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奸邪善害人
 翼長其光價王義方彈李義府疏善害人
 文粹皮日休鹿門書野妨害稼不能害人奸邪
 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
 之佞宋朝之美其蔽欺天子林甫居相位九十
 害人也可勝道哉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
 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告錫靈符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
 告錫靈符陳希烈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
 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比言養生朕
 既悟其術而德克充符詎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

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史官著顯祥禱照無窮其類如彼

陳子昂八科 以正攻佞不相利 **希進取** 房孺復家言已五十當得宰 **為人巧佞** 五代蘇循為人相以熏權近希進取 **為** 巧佞阿諛無恥也本傳 **邇佞諛者非治安之宜** 柳澤請視便

液 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皆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諂附貴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諂附貴**

宦君子姓奉父兄 溫 **裴均** 初均與崔太素俱事晨省文場入臥內自謂待毛至 **願令公速愈** 成厚徐觀後榻有煩伸者乃均也 **願** 宅省焉對崇苛與姚崇有親姻崇寢疾敬苛造宅省焉對崇涕淚懷中置生雀數頭持出故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忿其諛媚自 **以笏叩額呼明主** 五代何茲不復接遇唐新語

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比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晒之

鳴靴鼻 張說諂事王毛仲其拜相王有力焉說往謝之抱之而舞鳴其靴鼻出朝野僉載

唐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 宇文士及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 **指野鳥為鸞** 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指野鳥為鸞** 舊史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孺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 **順是非以事之** 元稹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 **順是非以事之** 元稹表其小人擇利而喜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 **性諂詐善諧結權貴** 寶懷貞性事者寢而不聞 **性諂詐善諧結權貴** 寶懷貞性結權貴宦者用事無不 **君非其家奴何郎之** 奉或見無鬢者誤為之禮 **君非其家奴何郎之** 云 **宋璟時朝廷以易之禮** 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之 **宋璟時朝廷以易之禮** 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

五郎為卿環曰以官正當遠能結交游識時知

變傾心面比事三五人牛羊日曆常曰人生一

能結交游識時知變傾心面比事三五人可下床使名譽若轉丸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輩

平曾不沾寸祿而羈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業文倂存真妾婦諫死是男兒積元邪倂每思當面

唾杜牧商山欲學為倂韓愈上崔虞部書欲學為倂使其躬儻焉叛人倂子劉子元贊聖主賢臣叛

未盡人死蹈舞承天門呼褫朝服以項挽車嘗褫朝服以項挽車韋庶

小人小人難事易悅使人少比而不周同而不和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

利不勸不威不懲難養唯女子與小喻利人

以小惡為無傷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魏徵上疏曰輕褻小人禮重君子兵小人比來

遠之化何昵小人直昵小人狄仁傑疏曰軍興

官吏侵渙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
 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
 之辨邪李德裕臣在先朝嘗八明賦答惡暴
 天下鄭注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
 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也今治亂
 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齊桓公問管仲以
 繫信任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以
 霸也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二取勢傾朝廷元魏
 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舉不能
 忠為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
 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
 在君側臣之罪陸贄上書小人則下固不可接
 也易之等恨怒矣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劉蕡姦回人也李
 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王曰卿亦知有鄭
 注乎宜與之言王曰臣知之王曰卿亦知有鄭

險薄小人

周利貞貶涪州刺史未幾復授黔州

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五鬼唐

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五鬼唐

李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

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

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揣所說意度

所惡聞陸贄奏議夫流俗之蔽多徇諛諛揣所

事蔽明害理同上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

之有蠅營狗苟韓文夫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

其名曰盜儒牛僧孺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

李白古風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

春秋書為盜無以異本贊鄭注蘄蘄小人本贊輸金

朝用

袖壁可以不讀書為名儒牛羊曰曆京兆尹楊

有司若黨附者朝為布衣暮拾青紫其或能輸

今其黨赤舌而攻之楊虞卿黨嫉不附已者今

三楊為通天狐三十又曰門生故吏不牛則李

又曰丑侯膿女紅多用半裝言僧孺取人多取

生故吏謂之罄室相結以女妻之有應科目人

多用半裝一當秘為考官時與登科中書覆落承和

甚恩秘一日乃為內臣以至朱紫秘不知之元

和中秘為禮於宣政殿方與承和相見且曰坐

主記得門生否既之知曰老夫不忘也有一子

和元仰累承和且言於帝呼為牛夫結識穆宗立承

和掌樞密僧孺不數年登台坐內有奧主及宗

至大僚目內有奧主謂承和也凡在朋黨四十

人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

阿黨浮狹少年真半千累兼右控鶴內供奉半

也皆浮狹少年非朝邪薄之夫何蕃等書曰陽公

廷德選請罷之邪薄之夫何蕃等書曰陽公

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

進邪薄之夫沮其志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

人也五代史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

城讀魏受禪者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

刻自列其姓名以誇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

人而自誇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

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鑿其方鳩儻功辨其順

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鑿其方鳩儻功辨其順

非堅偽陸相奏議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外伏

惟陸相奏議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外伏

儔功體仲居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

惡四

自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乎 聚慝也 惡不可長 長惡不悛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 必絕其根本 同惡相濟

復惡已甚 高伯其小人以小惡為無傷 見上

惡積不可掩 起穢 自梟 腥聞 人之無

良 多僻 爵罔及惡 德惟 瘳惡 彰善 瘳惡 樂禍 惡

惡如巷伯 佗腸內 朋黨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

比而不周 邪朋 朋黨使 三室如一 傳 同惡相

求 同求 朋家 作 黨附 後漢皇甫規 黨與 景毅

恥不在錄牒 後漢誅黨固李膺杜密等侍御史

難毅曰本令子事膺是尊李公 枝葉相持 書

魏其疾灌夫相為引重 近相 三互法 靈帝時以

制婚姻及二州人士不得 上下雷同 有黨必

有讎 言妄人 孔疾惡 韋雲起太學博士王頗每

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 又 資疾惡 又 鄭覃疾

如言果為竇軌敷奏殺之 疾惡如讎 李邕妻溫

不容世以為 又 疆摯疾惡 疾惡如讎 化尉妻溫

復為邕請戍邊 誅四凶 李義府三子及婿尤

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 險賊寢露 盧

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

同六帖九十一

社

國祥

既得志險賊宸露 朋黨盜權 蕭瑀素貴但中狹

賢者媚能者忌 固然特未反耳帝曰 李安期

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憤臧否 曰 李安期

曰比見公卿有所薦唯皆効為人爭禁默以避囂

謗附下周上 韋雲起大業初改門戶附下周上

為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奸狀煬帝屬

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

等皆免 雅惡朋比 唐憲宗雅惡朋比傾陷 坐宗閔

黨 宗室漢坐宗閔黨 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 仁秋

傑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其屬王得壽以情

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

免死仁傑嘆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窮治忠

平即以首觸柱血流沫而得壽懼而謝窮治忠

義等黨 陸象先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挾黨

背公 房瑄帝以瑄虛言浮誕內怏怏挾黨皆公

附會 黎幹附會 市人羣噪投礫 幹除

流既行市人數百 上阿容則下朋黨 班宏擢京

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為上下考宏不從

曰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

削之美以邀謝曰敢掠 李絳論朋黨 李絳帝患朋

一美以邀謝二罪乎 李絳論朋黨 李絳帝患朋

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

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

小人常以利勤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

疑則退安其位不為它計故常為姦人所乘夫

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

道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耶

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

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報違其

不戒哉絳居中介時為左多引私黨顏真卿知
 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多引私黨
 載多引私黨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
 相宰相詳可否惡朋黨
 以聞真卿上疏惡朋黨
 章臯知叔文多釁請皇太子
 暴叔文之姦太子
 逢吉黨薛廷老論李逢吉
 若讐中外聞帝惡大臣朋比
 風未繩輒肅
 大臣朋比與藩臣
 交更召緯入朝
 知政以覃與李德裕
 助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
 不容覃疾惡多所不容
 速進者率諂附之
 韓景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

程昇又因其黨進出柳宗元書
 入詭秘外莫得其端柳宗元書
 無公事坐食奉務交結
 祿德至渥也務交結
 小人之徒同惡裴度帝嘗語曰
 人之徒同類而聚未有無徒者
 辨本種支黨李逢吉既代相
 傳內結宦官種支黨醜沮日
 等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
 聞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
 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倖
 所求請先賂關子其黨有張又新
 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
 十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
 欲得所樹黨相磨軋四十年
 欲得所樹黨相磨軋四十年

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
白徽納于巧取士不以實宗閣坐貶劔州刺史
由是嫌怨顯結樹黨相磨軋四十年大和中以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
而宗閣中助多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稟魁德裕
政相唱和去異已者德裕所善皆逐之魁為相
與宗閣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
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
利而靡德裕曰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
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為黨魁德
裕因請皆出為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時訓
刺史帝然之為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時訓
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
之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朋比
外嘗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中朋比
佞託官人諷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閣久
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徙今少近則可若再用
臣請前免陳夷行曰陛下徙今少近則可若再用

曆時李續張又新等號八關十六子朋比倫佞
朝廷危李珣曰此李逢吉之罪今續喪閣不
可不任以官夷行曰不然舜逐四凶崇私黨薰
熾中外宗閣初為裴度引拔後薦德裕可為相
視之而宗閣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山猛虎行
薰熾中外卒以是敗以朋黨獲譏楊嗣復紫宸
帝言陸洵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珣
趣和曰士多趨競能獎洵貪夫廉矣比實洵直
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况官洵耶帝曰朕賞洵
直褒其心爾鄭覃不平曰彼包藏固未易知嗣
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曰再拜祈罷珣見言切
繆曰朋黨固少弭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嗣復
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嗣復
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可知果謂誰為
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八關十六子
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

八關十六子

八關十六子

八關十六子

張又新李逢吉用事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植
為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關十六子之目
私實劉二張贊詩人斥諸人最甚投之以豺虎
黨以植私其言纏纏若可聽卒而入于敗亂也
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
不敢負約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既為所
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為異
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
家事傅匪人韋王陸劉柳程贊曰彼若大夫稱
爾無邪心李德裕帝嘗從容謂宰相曰卿若夫
哉禹稷與臯陶轉相汲朋黨益熾李珣開成中
引不為比周無邪心朋黨益熾楊嗣復得君
引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
者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議一好
惡相影和朋以黨語汗摺紳亂政以黨語汗摺
黨益熾矣

紳有名士分逐之獨墀雖嘗牛頭阿旁與韋保
為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
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
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
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出謫商隱以為詭薄共
排斥託其權武三思司農少卿赴履溫中書舍
日用監察御史李愷長安令馬構司勳郎中崔
託其權熏炙中外狡獪許叔異狡獪臨禦使
變宜追還宿進朋黨之說夫欲空人之國而去
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
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
子者故嘗寡過而小人者必欲加之罪則有可
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
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
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
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
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

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孔子其徒三千不

罪之則無免者矣五代史孔子其徒三千不

可謂之朋黨於延英殿侍講陛下謂臣等云孔

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

亂風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中

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渠儉宿狡酷

廷安靜邪黨自消贊皇一品集痛詆當路條失故

序痛詆當路李德裕初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

吉甫訴于帝且泣有黨人牢不可破李德裕裴

司皆得罪遂與為怨黨人牢不可破李德裕裴

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而出德

裕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

人牢不可破矣

讎怨不報必報附

始因胥怨終乃代為仇讎乃伏虐我則讎讎

不遠矣鄭息違言違恨之言也周鄭交惡兩相疾蓄

憾毫髮為瑕毫髮一為瑕復讎因疾猶斬義

士之心趙喜結客報讐遇讎家病加怒及屍豈

為仁者之勇杯酒失意失意杯酒間忘我大

德思我相為敵讎結怨于人怨不在大亦

在和難難仇讐也書於士周禮報怨仇讐者書

將報則無罪也怨耦曰仇仇家怨汝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圖於其易曰我仇有疾能即

吉調人職曰凡鬪怒者成之不可則書之先動

者誅之謂不可仇予書曰萬雖有忮心不怨飄

和調者仇予姓仇予雖有忮心不怨飄

仇予姓仇予雖有忮心不怨飄

仇予姓仇予雖有忮心不怨飄

瓦落中人人不內隙憾而能胗胗重怨府

禮著復讎敵怨明若枕干之志無已則推刃

必報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傳唯思舊怨子

思舊怨殄殲乃讎書復修舊怨吳子伐陳復修

不修德而逃讎不如死楚昭王曰弃盟逃讎不

乎以怨報怨以怨報怨則釋憾請君釋甘心仲

讐也請受而甘心襲讎讐婦人不忌襲以亢其讎

當雪恥肆其忿恚恚恚睚眦之讎必報獲

魏齊之首范睢被魏齊啗脅折齒接盜楚相之

城張儀飲於楚相門意儀盜璧笞數百後百金

嚴仲子仇於韓相俠累乃私憾敗國宋將戰鄭

以百金於聶政刺殺之華元殺羊

食士其御車者羊斟不與食及戰斟曰疇昔之

謂斟非人以私憾敗我為政與入師故敗君子

國殄人刑莫大焉白刃相讎白刃起相讎無

能涉河郤克怒婦人之笑誓曰所嫠婦昔有婦

殺其夫已為嫠婦紡纘以度莒城而去之以獻

冤禽精衛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報東門之役

比宮黜之養勇惡聲至必反之交讎反殺官地

謂人職凡殺人則邦國交讐之注反復也此欲

除害弱敵邦國交讐不和諸侯諸侯得即誅

重殺也謂讎有釁不可失伯鬪楊阿若常以執

為事故語曰東市相殺楊藥布為人所掠為奴

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藥布與主報怨後為

子靜

燕相曰富貴不快意非李廣霸陵尉呵止廣廣

賢者有怨以法滅之也後為比平太守請

與俱至釋憾怨若怨焉伯樂氏伯樂氏曰吾

則斬之蓋勳與蘇正和有怨刺史

為主圖然若不受謝梁鵠欲殺正和勳救免正

怨焉云云和詣謝勳不見曰吾為梁報纖介之忿虐我

使君不為正和復自殺之報纖介之忿虐我

則讎不報犯而不校校報也吾友常從事於斯矣顏回

也怨是用希伯夷叔齊不念小白用管鈞之讎

重耳見披去之怨睚眦必報身則仇讎不念無

所毫髮之隙則宜推骨肉之仇不可莫思小怨

而不可忘大取念虐我之讎謂甚思寬身之戒

而不伐讎不可及公私憾豈將叶南方之強宜

相傷宜敗國

東門之怨益仇害公史駢曰前志有之曰敵怨不在

私怨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損怨子產曰忠信以

以防以私害公非良也損怨不聞作威

以德報怨以直崇讎是墮黨寬身之仁也不尋

而忘大恥惠思小兩不相傷私憾豈宜敗國

見上私讎不及公言也勿讎者不同國勿令讐

雖父兄不使報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

強也君子居之不報無道謂孔飲酣怨言劉文

以材能過裴寂遠甚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靜自

侍文起飲酣有怨言人與為怨介人與為怨

拔刀擊柱曰當斬寂介人與為怨

子靜

子靜

子靜

封倫始倫之婦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

隙自訴于帝相領度支判下以媚天子儒衡疏

其狀鑄自訴于帝曰乃緣私怨楊憑與御史中丞

欲報怨邪鑄不敢對為僭擬事夷簡首按使怨歸

宗時假借方鎮習為僭擬論者亦不與

上楊炎惡嚴郢異已陰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

為御史大夫共謀修怨楊炎及再輔政稍修怨

炎罪逐炎崖州李德裕誅裴度使與元稹相

遷皆其牛李之憾李德裕相而巳代之欲引

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李吉甫

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

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

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

又為帝謀計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

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織成其罪李

進至是問帝暗庸乃出李德裕

部人訟吳相受賊狼藉身娶民顏悅女紳使觀

察判官魏錡鞫相罪明白論報殺之議者謂吳

氏世為宰相有嫌疑媚恨吳通元與陸贄吉中

紳內顧望織成其罪且更險難有功通元等特

高有謀特為帝器遇不禮見贄驟擢頗媚恨

以東宮恩舊進昭而和約弛兵大酋悉坦謀

挾素怨牛僧孺吐蕃請和約弛兵大酋悉坦謀

之虛可以得志僧孺持不可遂詔返降

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

怨實羣很自用果於復怨始召將大二怨相濟

李德裕大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

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

裕為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政事二怨相

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

人牢不疾其怨望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

可破矣疾其怨望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

相疾其怨望以然報德白敏中李德裕薦知制
 敏中抵之甚力議者嘗惡德裕著書亦言鬱快
 言惟以怨報德為不可則蓋斥敏中云鬱快
 散職有怨言劉幽求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
 情復怨張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宿嫌
 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勢危甚及即位怨
 之欲掘冢焚骨必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以
 不毗睚必讎楊炎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伎
 廣大怨望吳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銜宿
 私劉晏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
 怒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
 載報仇變更裴均傳均之進李吉甫時約束吉甫復
 用銜之會均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
 以均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均太子賓客

罷武等挾私怨李德裕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
 史官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
 鷺即馳去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
 十萬為鷺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
 暮等共劾奏德裕以私怨殺誼士平李靖高祖
 挾私怨沮傷僧孺起兵為天下除飯客不召嚴
 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飯客不召嚴
 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飯客不召
 之從孫緩初緩未顯過于閩鄉尉李達達不禮
 方飯他客不召緩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
 謂不知緩也緩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
 讓曰吾昔羈旅闈卿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
 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狠于自用
 左大夫引時出季而瘖計館數月狠于自用
 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狠于自用非宰
 中書令帝欲渝拭用之周言挺狠于自用非宰
 相器釋憾於兄太宗皇后長孫氏異母兄安業
 遂止無行父喪逐后無忌還外家后
 貫未嘗以為言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
 頭曰安業罪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

論如法人必謂妄釋憾於兄無仇不共天實建

乃為帝累乎遂得減流越雋陸宣公奏議置射鉤之賊以任其

釋斬祛之怨陸宣公奏議置射鉤之賊以任其

所以宏仇讎不得不用仇讎不得不用

與公者有如此觴劉仁軌為御史表異式所劾

式自解仁軌曰所不夢裏羸輸

與公者有如此觴夢裏羸輸

從事多怨朝廷之執政有詩云勸君不頻蒙怨

用誇頭角怨朝廷之執政有詩云勸君不頻蒙怨

句刺棄遺韓愈贈崔評事頻蒙怨

鎰剛直欲去之張鎰盧杞忌張剛直欲去之

人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

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

以臣容貌最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

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

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

郎為鳳翔龐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

因再拜置怨結懽李吉甫李泌竇參器其才厚

受詔拜置怨結懽李吉甫李泌竇參器其才厚

長史贊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

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結懽人益重其量

貞觀初房元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璠不

少望乘罅切詆辭言踈蹠怨仇所報

太宗怒廢於家蕭瑀傳怨仇所報

用而屢為怨仇所報却卒能自伸其才

父母讎

自子夏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苦枕

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不可與遇諸市朝不反兵

而鬪常不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棠君

尚謂其弟伍員曰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

楚殺其父兄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

將誰讎之謂君殺其父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

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不殺乃汝伐讎

死而無悔伍子胥伐楚以報父讎周禮調人掌

萬人之難而和諧之難仇讎也父母之讎避諸海外

君之讎視父各親其親以怨報怨子無忘孝有

所辱親結怨孝不忘親仁輕侮法後漢侮辱

殺之肅宗貫其死自後因以為比遂定議以輕不葬報讎蘇不韋父謙為督郵按美

以相殺路不可開也不葬報讎陽令李嵩輸左校嵩後為

司隸刑謙至死不韋乃穿地達鬲在厠遂殺其

妻頭祭父墳標之於市鬻不敢言退位掩塞捕

不韋方之伍員郭林宗曰子走馬引琴操曰走

胥因吳不韋單持優於負也走馬引馬引擣里

牧恭作也為父報讎亡藏山林之下夜有馬圍

其室明旦視之天馬迹也暢然悟曰吾以義殺

人何以藏遂嘗膽夫差嘗膽毀父讎漢申咸毀

宣子祝賅客揚明遮所成於官門外中丞議不

見凡鬪論當棄市朝廷真以為遇人不以義而

往復讎家盡疾病喜以因疾殺人非仁孔請償

不殺後仇家自縛詣喜喜不見竟殺之孔請償

毋怨後志誠被逐道太原載義奏請剔其心償

然盡戕其妻息士卒其天資驕暴云手殺讎人

張秀傳高宗時絳州人趙思舉父為人僮夜讀書久
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為人備夜讀書久
之手殺離人誦下邳人徐君父為縣吏趙師韞
官自陳帝原之

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
間柳宗元駁其議曰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
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
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君
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
讐人之胃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
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又何誅焉其
或君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
死之吏也死於法也悖驚而凌上也父母之仇不
而伐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父母之仇不
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又何旌焉

父母之仇不
同天雖及匹夫而猶寢苦枕干以期必報是以
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垂名萬

審言有孝子
古元稹授田布節度使制

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誣其
罪繫獄將殺之李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
知若訥

誣冒戰級私庸兵
故僕我級私庸兵都督有陳纂仁者誣
其冒戰級私庸兵詔御史楊注即按纂仁復告
審素與摠管董堂禮反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
兵七百人圍注遂當審素實反斬之

堂禮注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
幼徒嶺南久之逃還注更名萬頃理時年十三
秀少二歲夜狙萬頃于魏王池頃斫其馬萬頃
驚不及聞為秀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
奔江南將殺誣父罪者然後詣有司汜水吏捕
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
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謂九齡曰孝子
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蓋以寬
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

抑沉痛而號無告也
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子大戮而曰彼推
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

元稹

三

宋之

刃之道

同上父受誅子復讎此是推刃之道復

合子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

死義也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願歸死有司

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

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朝世更易

而君操窶孤離家無所憚請州自言操密挾刃

而殺之剔其心肝敬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

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為貸死

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為貸死

兄弟讎

國為仇且因斷手

報怨誠謂甘心子夏問曰居昆弟之

仇如之何子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

之不鬪居從父昆弟之仇不為魁首主人能則

執兵而陪其後

禮曰兄弟之讎不反兵

周禮調人凡和難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

父昆弟之仇不同國

此謂諸和不執仇也

為傷義

白居易集戊兄為辛所殺戊遇辛不戊

居兄之讎當執兵而不返辛殺人以義將刺刃

而攸難

上同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

柳中元柳州上本府狀救兄傷以竹刺莫果右

臂經十二日身死人莫誠竊以莫誠赴急而動

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它物救兄有急難之

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伏乞

俯賜興哀

特從屈法

交游讎

自交游之讎不同國

禮史豫讓為智伯報讎乃

禮記卷之九

卷之九

漆

呼天而擊其良曰吾可以地下報智伯矣因自

殺厲匹夫之志報國士之恩士爲知己者死周禮

凡和難師長之讎視兄弟避之干主友之讎視

從父昆弟國不同也爲交友報父讎何願友人虞高

候之高泣訴願願感楊炎爲元載報仇始楊

義爲復讎後漢人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

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衙宿怨將爲載報仇

爭九不爭附

自情因利動忿則憑貪恠以肆心恃疆暴讓爲

義所患先爭端云人知狠無求勝狠爭也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晏子分爭辨訟

在醜夷不爭醜衆也爭鬪之獄繁止爭律

所以定分事末范蠡曰爭爭心叔向曰先王之

刑辟懼爭奪相殺謂之人患禮見利而讓義也

噴有煩言言悖而出惡言忿言惡聲之至必

反之陵犯相陵犯者勝而無恥不爭不爭

無致讓善勝善勝而柔勝剛弱勝夫唯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讓爲禮出爭門疆在守

柔勝由自勝者疆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禮

無求勝道貴伏不競伏湛世傳授經清淨理遣

衛玠字叔寶常云人非意相干孔忿爭御前蕭

可以理遣故不見喜愠之容孔忿爭御前蕭

坐與陳叔達忿爭犯顏爭枉直位徐有功武后僭
御前不恭免歲餘震怒莫敢正言獨有功章鄭畋同平
言者無虛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囂競
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囂競
韋博為京兆尹與御史大臣爭口語鄭畋同平
中丞囂競不平皆得罪大臣爭口語鄭畋同平
六年黃巢勢凌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
敗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駉使立
功即抗論至相詬嫚攜怒拂衣去裾屨於硯因
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
古初乃奮發闢怒振動靜專肆為浮威柳宗元
貞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其內於牛乃知噬
符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焉而鬪力
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
殺披披籍籍草野塗血然後開口爭事關播盧
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同上後開口爭事關播盧
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紛爭帳中韓全義為
欲開口爭事邪餘見言門

招討使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紛爭民有關爭不
帳中人好自異互詆訾不能決李元紘與
決李戡隱陽羨里陽羨民有數辨爭李元紘與
爭帝前帝不辨爭殿上李吉甫帝進李絳遂與
憚皆罷之
直嚴語侵之無所容假唐史吉項時武懿宗討
絳中懿宗陋短俯僂項嚴語侵之無所容假
殿怒曰我在乃籍諸武它日安可保御之馬
使必爭去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然病棘請須
史間后命坐項曰水士皆一盜有爭乎曰無曰
以爲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爲佛與道有爭乎
曰有之項頓首曰雖臣亦以爲有夫皇子外戚
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諸王並封陛下
何以不和之貴賤親疎之不明是驅使必爭臣
知兩不安矣后曰朕之知業已然且柰何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二

